

温亚军

硬

雪

雪是个奇妙的东西
能把大地变得更大
看上去比天都要大
天能看到那种令人心神都能平静下来的
蓝色边际
雪地却看不到
雪地只有单纯的白色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 · 第一辑



温亚军

硬

雪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硬雪/温亚军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1辑)

ISBN 7-222-04256-3

I. 硬... II. 温...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82 号

策 划: 张 维

主 编: 野 莽 欧阳常贵

责任编辑: 黄 源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名	硬 雪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作者	温亚军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787 × 960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制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 7-222-04256-3
定价	3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

一群鱼在海中苦苦地寻觅，眼里闪耀着焦急而又愤怒之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者，在茫茫书海里已经游过吃一只烤鸭的时间了，他们在寻找一位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崇拜的作家，他们满心希望在这位作家的书中看到他最近的作品，最早的作品，最棒的作品，被人捧上天

去的作品和被人骂得一塌糊涂的作品，同时还要看到他全部作品的目录和出处，以及爱屋及乌地想看看他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满世界地找着，这里找到了一本，那里找到了一本，还有一本是他和许多人的作品被编在了一起，可惜这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那一篇，那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这一篇，第三本里他们要看的东西一篇也没有。于是他们继续满世界地找着，这次可算是找对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位作家的一套文集，总共是十四本，他们要看的东西分别印在那十四本里，然而他们却绝望了——姑且不说这套码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书的屁股上写着三百块钱，就是自己那个小房间的小书架上，又容得下几位作家的书呢？

假若一本书中浓缩了一位作家的精华，这群鱼儿想必真会有得水之欢。“中国作家档案书系”试图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本本酷似档案的书，档案里装的自然是纯粹的文学，以作家的重要作品和文学活动为支撑，里程碑式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名作是它的基本构成。为满足好奇读者的愿望，书中还附以作家自诞生以来的多页珍照，以便验明作家的正身。

不仅是为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文学，必须给中国作家建立一套档案，而且必须从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建起，不必等着百年之后盖棺论定。事实上作家的棺材随时都会被人打开，根据彼时的需要为死者的作品重作诠释，因此不必将这项有意义的工程留给后人。与当代作家同步行进的好处实在颇多，它至少可以避免图书界的欺世造伪而保证版本的绝对真实。

一位作家一个档案袋，十位作家一个档案组，一百位作家一个档案馆。它们是经济的，精致的，流动的，以传统而又新潮的姿势可握于读者之手。

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大辞典》共收录中国当代作家6949人，除去亡故者、停笔者以及主要从事文学评论、编辑、组织工作者，迄今仍在文坛舞笔拼杀者约居半数。但是有减有加，跨入21世纪后，年轻作家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有跳龙门者。如何千里挑

一？入选者要达到什么软硬指标？谁具担纲评委的权威？谁又能站在裁判的看台？建档大幕未拉，必先明确游戏规则。

入选作家不仅要写得好，佳作多，名气大，而且要在新的世纪有优秀的表现，向热爱他们的读者捧出相当数量的新作。旧的作品在他们过去的版本中出现得太多了，人越著名版本越多。

处女作是必须要的。它们是作家走向文坛的始发站，就像是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没有第一站就没有第二站，就不能到达最终要去的那座光辉的圣殿。中国作家档案是一个溯根求源、有头有尾的信息工程，它一定要让读者一睹作家当年起跑的英姿。

中国当代文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断裂，直到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荒芜的文坛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作家。这其中有一些是死去活来的作家，即当年的右派从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舞纸笔又卷土重来，一些是完全新生的作家。后者多半是 6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和正在社会底层苦苦寻路的回乡知青，他们迅速地占领了文坛并成为后来文坛的中流砥柱。

与其相比，诞生于 60 年代的作家是幸运的，他们登上第一辆公共汽车时，眼前已经是车水马龙了，他们想乘哪辆就乘哪辆，只有精彩世界的无限诱惑，没有禁忌。

然而，对于今日的文坛名宿，童年的留影已成珍照，惟其嫩稚才显得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美丽。

这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在文学的技巧上实在是太纯熟，太老练，太炉火纯青，简直有点石成金之术，能够变粪为宝了。

我们知道，在这套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的读者中，有一部分是未来了不起的作家，十年之后他们将在报刊的名家专栏对人谈起这套档案。较之普通读者，他们更多了一份读书

的指望,他们很想了解这些作家何时成名,怎样成名,以一篇何等伟大的作品而石破天惊,轰动文坛的。

这样的读者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将来不当作家谁又能当作家呢?成名作是作家的第二站,这是一个大的站台,至少比处女作的那一站要大。他站在那里,不仅引起了编辑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些人是激情澎湃的普通读者,目光深沉的职业批评家,一言九鼎的文坛泰斗,这些人一起念叨着一篇作品的名字,纷纷说起它的好处,投它以票,授它以奖。那么好了,这位走运的作家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成名于天下了。

也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就是其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是在这套档案中,编者和作家本人都以各自的栏目安排了它们,因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性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与作家一道成长,而作家们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艰难地跋涉着。

也恰好符合了读者的心愿,他们想看的就是一条龙,就是这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奋斗历程。

由于不是盖棺论定,由于作家们全都精神抖擞地活着,档案中的代表作只能代表作家的过去。他们还在努力地写作,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产生惊天动地的代表作,为未来的档案增补本提供可能。

代表作的篇幅无所谓大小,字数无所谓多少,只要能代表就行,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而欧·亨利的代表作是《麦琪的礼物》一样。在这本大约四百页的档案中,我们收不下《战争与和平》,这里的代表作的全称应该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

如果出现了与成名作一样的情况,作家的代表作也并非一篇,那么编者就以四面八方的考虑,从中遴选一二。

宣布代表作的做法似乎也让作家们警醒与反思。他们不仅站在文坛横向地寻找自身的位置,而且站在今天纵向地回顾自身的发展:从第一篇作品走到今天,这之间走过了一段怎样的道路,自己的进步究竟如何,能够代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档案的珍藏者更应该是作家自己,它有

别于由单位秘密封锁的人事档案。

作文亦如做人，想不挨骂的办法本也不少，首选者是对谁都讨好，好比见人就摇尾巴才落得人见人爱的宠物。如果此法不能兼得，便宁可选择主人和强者，这样方可保得太平。

然而太平文学都不好看，卿卿我我的爱，哼哼叽叽的痛，它所滋养的只会是同样哼叽着的读者一颗缺爱的心，而使真正有品味有见地的读者望之生腻。真正的读者无不希望深切感受到作品的锋芒，希望看到作品的思想以及艺术的独到之处。

独到的作品注定会引起争议，因为独到的本身诠释了它的单枪匹马，离群索居，它的大胆尖锐的思想伸进了他人不可触及的私密与短处并给予艺术的揭发，因而它引起了社会的一阵瘙痒疼痛，有人赞美之，有人咒骂之。这是百花园中猝然绽开的一朵野花，它在赞声中散发奇香，在骂声中怒放异彩。

这样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旷世的真理，时而闪现如划破天空的流星，它的出世之夜乃是万众仰目之时。它舍身一跃，勇敢无畏，为了一展光辉不惜将生命燃烧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作家的档案中，应该收入这样的作品以供民间毁誉。

让作家自己说，可以听到他创作背后的理论，让作家的朋友说，可以看到他创作以外的故事，因为读者愿意知道这些，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不是从作品中可以得到的。钱钟书对国际友人说，鸡蛋好吃就吃鸡蛋得了，为什么还要看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的幽默无法劝退内心执著的读者，他们偏要听母鸡下蛋的叫声以及偏要看它挣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思想是行为的导演，文字是念头的走卒，知其这样写，

不知其所以这样写,更不知其不这样写就绝对不行。幕后的东西总比前台的东西来得神秘而有力量,要不,幕后操纵者的罪责何以会大于案犯呢?

有品味的读者喜欢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先哲的对话总是那么精妙绝伦,不造作,不遮饰,不修辞,赤身相见,一种大俗大雅大拙大美的语言艺术,一般的作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种自然之境。

这里的印象是指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形象与心灵。少则一人一篇,多则一人两篇,作家写作家,一个作家的印象记往往又是另一个作家的美文,机智幽默,痛快恣肆,为一切其他文体所不及。

此外,还想掌握作家一些文学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作家通往成功的一串足迹啊!

于是在这套区别于一般选集的档案中,编者刻意安排了这么几个有趣的节目。

对于真正的饮者,好酒的确是不怕巷子深的,大牌作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酒旗。但是我们仍然要让这一面面鲜艳的旗帜插入闹市,迎风招展。中国作家档案始发前夕,编者以“二十一世纪文学开山工程”为题从媒体发出消息,立刻引起四面来风,京城文学、文艺、文化、新闻和知识各界所有的报纸都派要员参加了书系的首发式,连外埠电视台的采编人员也闻讯飞来,采访这一工程的策划、主编、作家,并在一周之内用卫星向全世界进行了传播。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人头攒涌的门外,记者的镜头对准了这套档案的出版者,而在门内,在新华书店的新书台前,则有众多的读者手握新书包围了签名留念的作家。

——原载《中国书刊报博览》2002年11月2日

目
录

YI
NUO
LUE

总 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1)

2000 年后新作(选 9 篇)

- 硬雪 (1)
手心手背 (17)
夏天的羊脂玉 (54)
划过秋天的声音 (65)
寻找大舅 (74)
把式 (104)
生物带 (117)

金子的声音.....(156)

火墙.....(171)

处女作

军驼之死.....(185)

成名作

苦水塔尔拉.....(193)

代表作

驮水的日子.....(241)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病中逃亡.....(251)

印象记

亚军印象.....石舒清(265)

对话录

写作者的姿态.....张晓峰 温亚军(271)

后 记

.....(281)

著作目录	(284)
大事年表	(285)
影 集	(291)
手 迹	(296)
小 传	(297)

2000 年后
新作(选 9 篇)

硬

王一鸣
m

寒冷的风推开门硬生生地冲了进来，同时把他的老婆像刮起一片叶子似的刮进了屋。老婆的火气是随着横冲直撞的风一起进的屋子，她用手拍打着身边冷冽冽的风，就好像她平时拍打炕沿的动作，火气却是冲着他来的，他能听出老婆的火气跟把她刮进来的风一般猛烈，但他躲着老婆像火炉一样喷着火焰的目光，靠在炕墙上依然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根本就不理老婆的茬。老婆不是那种不依不饶的女人，一向是干脆利落惯了，他想先让她说上几句，泄完了心头的火，就不会再说什么了。不就是丢了一只羊吗，呆会儿他去找回来就是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时不时地会弄丢一只羊，不是他不用心，实在是他太爱喝酒了，有时稍微喝多了一点，眼睛会花得数不

清数，数着羊数有时会把自己也数进去，把羊赶回家来，老婆再数一遍，不是少了一只就是少了两只，为此，老婆经常跟他吵，骂他只顾着往肚子里灌马尿，灌多了就光丢掉羊，他为什么就不会把他自己丢掉？他嘿嘿笑着对老婆说，我可不能丢，我要是连自己都丢了，你不就成寡妇了吗。每当说到这个时候，老婆也就好再说什么，觉得他还是比羊重要，就停住不再骂他了，他也会自觉地去寻找丢失的羊。一般情况下，羊是不容易丢掉的，羊像人一样，就是走得再远，也会回到自己的家里来，家有特殊的气味，人和羊都恋着这个气味呢。就像他每次喝多了酒，只要没有倒下，脑子被酒精烧得再糊涂，他也能够走回家来，到家了才算是走到了头，再也撑不住了，醉得躺哪儿算哪儿，怎么样都舒服。丢掉的羊也是，每次他去找羊时，总会在半路碰上正慢慢吞吞往回走的羊，就是这只丢掉的羊不认得回家的路，可路认得它，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不往这条回家的路上走都不行，路会固执地一直把它带回家来。

所以，他对丢失掉的这一只羊，一点也不像老婆那样着急，再说了，又是大白天，这只丢掉的羊又是它自己从羊圈里走失的，它能到哪里去？到处都被大雪覆盖着，白茫茫一片，外面除了雪外，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过一会儿它自己会回来的，就算它这次出去，因为这茫茫的大雪覆盖了大地而失去了路的指引回不来了，要去找它也好找，大冬天的，别的羊都在圈里窝冬呢，就它一只羊的蹄印留在雪地上，像是谁故意在路上做的标记似的，还不好找？

老婆却不这样认为，她说就是因为有雪，羊跑出去了才不好找，羊是白的，雪也是白的，都白成了一团就不好认了，你哪知道哪个白是羊呢？

都怪你，老婆气愤地对他说，我说那个黑眼圈这几天有点不正常，叫你用绳子拴住，你说没事没事，不拴住它，这下，它跳出圈栏跑了，你不把它找回来，现在丢掉的是一只羊，可它是母

羊，等于丢掉的是两只、三只羊，不定是多少只呢。

丢掉的这只母羊叫黑眼圈，它全身都是雪白的，就眼睛周围长了一圈黑毛，所以他叫它黑眼圈。这几天他和老婆都发现黑眼圈有点异常，不好好吃干草，也不和羊群呆在一起，整天将两条前腿搭在羊圈栏上，望着外面的雪地，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不知它想做什么。他用羊鞭子都教训它好几次了，它依然如故，老婆早就提醒他用绳子拴上它，免得它跳出羊圈丢失了，可他总没有当一回事。这下，黑眼圈跑丢了，老婆不生他的气才怪呢。

好了好了，照你这个说法，这黑眼圈大冬天也会发情生羔子了，那好，我现在也不去找了，等过上几天，再去找，肯定会找回来一群羊的。他一边说一边呼噜呼噜地笑着和老婆打趣，想消除老婆的火气。

你在冬天才会发情呢！老婆骂了他一句，气呼呼地过来掀掉了他身上的被子，把他从炕上扯了下来，给他扔过来羊皮大氅，叫他去找丢掉的黑眼圈。

他磨蹭着穿上大氅、靴子、帽子，没忘了从炕头抓上他的酒瓶子揣进怀里，在酒瓶子四周还掖了几下，才走出了门，去马圈里牵马，一看马圈里是空的，知道儿子又骑着马出去玩了，嘴里骂了一句儿子。出了马圈，他打了一声唿哨，一只黑鹰呼地从堆柴草的屋子里冲了出来，准确地落在了他的右肩上。他用手轻轻地摸了摸这个一直陪伴着他的老伙计光滑柔软的羽毛，带着它走进了寒风中。

他想的一点也没错，跑丢的黑眼圈的确在雪地上留下了蹄印，但雪是老雪，叫风吹得硬了，羊蹄印不太明显，他辨认了一阵，才确定了羊走失的方向。他用力裹了裹身上的羊皮大氅，在寒风的凛冽中狠狠跺了一下

脚，抬眼望了望苍茫的天空，然后觅着若隐若现的羊蹄印，走进了雪野。

雪是个奇妙的东西，能把大地变得更大，看上去比天都要大，天能看到那种令人心神都能平静下来的蓝色边沿，雪地却看不到，雪地只有单纯的白色。在纯静的蓝色的天边下面，白雪地还在无尽地延伸着，一直延伸到天里面去了，快要把天撑破了似的，白得晃人的眼哩。

地上的雪不算太厚，也不薄，只是雪积得久了，踩上去不像雪了，没有了那份令人心颤的柔软，像被踩疼了似的，还能发出咯吱咯吱的有些尖锐的叫声。他喜欢雪，尤其喜欢这种在土地上存留了许久，已变得有些坚硬的雪，像出征战士的一层盔甲似的，穿在大地的身上，再尖利的风也刺不透这层盔甲，锐利的寒气钻不进土壤里去，这样，土地里的草根受不了冻，窝在温暖的土地里歇息着，像人似的，把一个春天一个夏天，还有一个秋天的疲劳都在这个硬雪覆盖着的冬天里静静地卸了下来，然后一点点地消融在宽大而温暖的土地里，来年春天，卸尽了疲惫攒足了劲的草开始了它新一轮的年月，疯长起来。到那时候，人也攒足了精神，男人女人都像发情的公羊母羊，白天晚上都有使不完的劲，到处是癫狂欢悦的声音。

这都是冬天由柔软变得结实的硬雪给捂出来的。

他想着硬雪的好处，踩着硬雪一路走着，不时地从怀里掏出酒瓶子，拧开盖子抿上几口。雪野上静悄悄的，没有了风。风怕寂寞，都到有人的村庄里凑热闹去了。只要没有风作怪，寒冷的冬天就并不显得多么寒冷，又有这么多的雪铺在地上，像铺着新鲜的棉垫子似的，看着都叫人心里暖融融的。没有老婆在跟前看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的唠叨，也没有羊群围在身边吵闹的叫声，他独自在寂静的雪野上一边喝着酒，一边不紧不慢甚至还可以东张西望地走着，心情竟好得不像是丢掉了一只羊，倒像白捡了一只羊，那种欢畅让他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十几里地了，也没

有觉出一丝疲累来。

他原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放羊时间长了，他的性子叫羊给慢慢地磨缓多了。他今天更是不急不躁，因为他对找到丢失的这只黑眼圈有足够的把握，所以他一点都不着急。一到冬天，他的性子就变得更和缓了，家里有一大堆储备好的干草，够他的羊吃一个冬天的，他不用为那群活物发愁，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地去放羊，没有那么多的操心事，他急什么？不就是一只羊跑丢了，他找回来就是了，羊能跑到哪里去，跑来跑去还不是在地上跑，又不会上到天上去，就是它日能得能上到天上去，天上也没有它能吃的干草，最后它还得落到地上来，地上到处都是雪，羊跑出去也没有用，什么也干不了，哪儿也去不成，它还得跑回来。

他想的一点都没有错，当他爬上一个缓坡的顶端，看到缓坡的另一面时，他发现了一只雪球在远处的硬雪地上滚动着，那不是跑丢的黑眼圈，还能是什么？在这个没边没沿的雪野里，能滚动的只有像雪一样白的羊了，雪地是平躺在大地上的，又滚动不了。雪地要滚动起来，那还得了，人和村庄还有羊，还不得掉到天上去？天上都是死了的人才去的地方，他才不想到天上去呢，他还没有活够呢，还想在地上好好地活着，地上多好，尤其是冬天的地上，硬雪把地上盖得严严实实的，像地上平趴了无数只肥羊似的，叫人看着心里就踏实、舒坦。

雪球已越滚越近了，他已经听到黑眼圈发出的亲热的叫声，并且黑眼圈激动地向他跑了过来。他却一点都不激动，没有迎上去，而是站在原地，从怀里慢慢地掏出了酒瓶，仰脖喝了一口酒，咂巴了几下嘴，然后才将酒瓶收了，抬手抚摸了一下立在他肩膀上岿然不动的鹰，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一副十分惬意很满足的样子。